

李发模诗文全集

第一卷 (1978—1986)

诗集

■ 李发模 著



李发模诗文全集

诗集

第一卷 (1978—1986)

李发模 著

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李发模诗文全集. 诗集. 第1卷, 1978~1986 / 李发模著. — 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-7-5108-3778-4

I. ①李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诗集—中国—当代②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43771 号

李发模诗文全集

作 者	李发模 著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 版 人	黄宪华
地 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3/5/6
网 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6 开
印 张	203.75
字 数	673 千字
版 次	2015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3778-4
定 价	480.00 元 (全 10 册)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序一 心灵与自然的圆融

——序《李发模诗文选集》

颜若水

这套《李发模诗文全集》所选作品，创作时间跨度近四十年，共十卷，前六卷为诗歌，后四卷为散文随笔杂感。

诗歌部分有《呼声》、《魂啸》、《呵喃》，这一系列，均以声音命名，或记录时代群像之灵魂履历，或以个体的凸显特写历史，呈现人类生命长河中一段曲折深邃的文明；诗歌的音乐性贯穿始末，切切察察，嘈嘈咤咤，韵律之声，自然流变，悄然间，“仰观吐曜，俯察含章”，无以言表的生命律动流入人心里来。

另外《疯城》、《夕阳不忍离去》、《夜女伤诉》、《公开生活与私生活之间》、《强者》、《黑色的星星》系列，表达了对女性的无限崇敬和尊重，着力于人性塑造，多方位、多层面，深刻讴歌女性。这些作品，源于发模先生童年时所受的来自祖母和母亲的深刻教育；而《剥开人皮》、《一尊凛然挺立的雕像》、《遇熊记》系列，则表达了人对自然的敬畏，呼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将人类的生命活动置于自然世界之考量，对人类的反自然行为，进行深刻犀利的批判，道法自然，洞见警世济世之本心，呼唤节制欲望。

散文集之《坦荡人生》、《道尽又如何》、《勾兑人生》、《我思我在》、《在时空的院里》等，则语言简约，蕴藉丰厚，诉诸生命与生活，行走心灵与精神，粗放或细致，感悟各异，皆为觉悟之思，明心见性。

《李发模诗文全集》卷帙浩繁，内容涉猎广泛。无论对社会，对人生，对自然，对生死，对鸿蒙寰宇，发模先生皆以心感知，将一切来到心中的真实，发端于笔墨，质直诚实，

诠释心中本具的真实，读者可在字里行间窥见其肝胆，慨叹其对万类之悲仰。

作诗之于发模先生，实乃生命行为，而散文部分的写作，则体现了他以手中之笔，豁达处事、看破世态、诲人不倦的仁厚。

先生写作的过程是燃烧，也是寂灭。在刹那相续的跋涉中，瞬息涅槃，登高而小小我，直抵心之大安。故先生之文乃延天地人之道，立万有之言，建仁信之心，至诚恳切。消弭了物质的我，情绪的我，乃至理性与意志的我，抒发天地万物与人同体的感悟；忘我而我之重生，故无物不是我，无我不是物；冲淡之思，弥合之旨，皆化为纯正的人生储量，阅之，心生太和之气。先生笔下，一粒尘埃与三千大千世界等量齐观，天地人同一的道统，于殚精竭虑之诗思中呈现。

先生的诗文，每每读来，带着血液的热度，钩沉着心意的流响，开显生命智慧，弘润人心，是内在心灵与外在自然的圆融。

放眼自然，先生谦逊的身影告知我们，人乃自然怀抱里的过客。人与自然，宾主既分，须守规矩，应以生命安养为足；众生既仰仗自然，就须感恩自然，以身心为法器，追求天地恒在的真理。

探究心灵，先生温厚纯朴的心地还告知我们，灵魂的强大在于精勤恒常的修持，知足少欲，惟慧是业，阔海空天，自任驰骋，将心量悉数打开时，便是拥有宏富人生之时。

先生深居内心，分秒探求，不离贞实，醇厚忠诚，所言皆素，抱朴写作，实乃先生实际。

先生每每阅读，必入深境。先生说，即便是一本老黄历也要认真研读。先生能于一本老黄历间，寂照自心，更何况山河大地，日月星辰，乃至往圣之绝学；先生介尔一念，思接千载，铅华剥落，皆从心道来，诠释自我，最终破除自我局限；阅读时如写作的储备面，写作时犹如阅读的发射面。

先生说，你静坐，你就是大师。于先生而言，静坐也是阅读，阅读生命的甚深秘藏，睹万马奔腾心念，强健慧命灵智；先生静坐中，诗文流动，一任自然，千变万化而不拘。这个时候，先生的诗文境界开阔，如入虚空；在宏大一如的宇宙中，先生之心包裹尘世，参透凡俗，看破名闻利养，放下名刀利索，一身轻松；先生退避三舍，与世界一隅处，繁华烟雨，岿然不动，自得逍遥；先生的作品，关切生死，关注生存，思考死亡，思考人生的终极要解，珍惜这来世一遭的稀有难得。

先生说：“作文写诗好比登山，山脚下写作，红男绿女多多；半山腰写作，忧患浓浓；而当你走到山顶时，也就原谅了整个人类。”先生站在山顶，翘首云天，胸襟旷达，纵是

惊涛骇浪也等同寻常风雨。此等境界，道出先生安住当下一刻，现量靠近生命真如的大寂力，常乐清净，故先生之作品，多出自生命本源那一芥蒂之惟微道心，苦心孤诣，欲力挽惟危人心于狂澜奔流之粗鄙五欲。

《周易》曰：“夫大人者，与天地和其德，与日月和其明。”大人者，贤德高尚的人是也，能感知天地日月，能融通人心世道，能将自己无限低矮，礼敬一切有缘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，拜自然为师，以古贤为友，与灵魂握手，心无旁骛，即便万感横陈，也纯然无染。于是，先生感宇宙之旷绝，万物之葳蕤挺拔，人我之繁纷错杂。

而在天地万物人我俗世之中，先生追求明德之性，捧磊落之心，以亮泽世道人心为己任，心中安若圣地，口出清凉之音，笔流纯善之语。先生以匍匐大地之姿，于漫漫道途，上下求索，心性高古，孜孜不倦，追求着做一个大写之人。

先生的诗文或散逸淡默气韵，或澎湃生命激流。先生将人生际遇纳入生死框架，以大任之气概，荷担生命与生俱来的使命，心之万千气象，归复寂定，觉照洞观，勤耕不辍，收获人生教言，堪为处世典范。

“素处以默，妙机其微。”司空图此语，可描述先生诗文之一格。涵育养晦，浑厚拙朴，默以淡素，抱持此状，先生行至心之甚深，瞭望十方世界，显见生命的光明体。张口欲言而无语时，回归混元，奔来笔端的林林总总，亦然格物致知，肌理冰雪。

此时，先生诗文呈清、纯、亮、粹、空、远、灵、柔之貌，高远处得其妙趣，细微处见之丰腴，只言片语，言简意赅，曲径幽微，机锋密布。

读先生的诗文，滴滴清凉，醍醐灌顶，于是在心中便生出一只别样的耳，听闻之，欣喜之，在先生宏富的生命现场，聆听他与人世语，与时间语，与自然语，与灵魂语。

二

面对人世，醒者痛。从《呼声》出发，发模先生这一生的诗路走得似金鹏赴海，气吞云汉。

《呼声》发表于一九七九年第二期《诗刊》上，刊出后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随即播出，同时以《从泥土走向诗坛的李发模及他的诗》为题，向三十多个国家地区作专题介绍。前苏联诗人叶甫图申科将其誉为“中国新诗的里程碑”。北京大学、清华大学的校园里，学生们奔走相告，互相传抄诵读《呼声》。在其后的几年间，全国的高校校园，朗诵发模先

生诗歌蔚为风尚。

“我还年轻，我要活，我要活呵，祖国 / 我是千万个同命运的孩子中的一个！”这样的呼喊，震撼人心，世界皆为动容，知青们围坐在收音机旁，收听播音员深情的诵读，潸然泪下。其时，诗友们见面都说，你读《呼声》了么？

《呼声》无疑是中国当代诗坛石破天惊的作品，它以雷霆呼啸之势，宣告机械样板戏时代的结束。诗人站在时代重创的风口，呼喊出亿万人民心中积郁已久的悲痛，震落十年沉闷的雾霾。人们从噩梦中惊醒，晨曦升起，光明四现，心灵回归，禁锢人们自由与幸福十年之久的闸门，一下子被打开，湍急之水，奔涌之势，不可阻挡，伤痕累累的人们涌到心灵修复的广场上。仅就此，《呼声》的赞誉无愧为一部不朽的作品，无愧于“中国首届诗歌奖”的荣誉，无愧于“中国新诗里程碑”。

据发模先生回忆，《呼声》发表前，他已做好了入狱的准备。文攻武卫、群魔乱舞的潮流尚且势不可挡，那么，逆潮流而动的《呼声》带给先生的，必定是牢狱之灾。在暗藏着如此生命风险的情况下，先生还是毅然投稿，生死置之度外，只想为民请愿，以智慧与激情之呼声，唤醒时代觉知，以浩然之正气，写就大勇者的圣量人格。

其实，《呼声》所展示的，并非如评论界所界定的至“政治诗”止，《呼声》里的姑娘所遭遇的，确实是一个时代之沉黑，可是，这沉黑漩涡的中心，乃人性的丑恶。当一个时代密集出现无以数计的丑恶个体时，这个时代即是倒退的，衰败的。

“……霹雳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 / 快快劈下吧，劈死这帮瘟神； / 闪电啊，你在何处？你在何处？ / 快快斩下吧，斩断这伙祸根！ / 是他们，任意践踏党的政策， / 是他们，用强制的武卫棒把人民的一切夺到手心。 / 啊！那位主任，那位‘打砸抢’出生的主任呀， / 半夜里，竟敢蹂躏我少女最珍贵的青春！”

陋劣人性，黑白不分，是非不明，跳梁小丑成了统治世界的主宰，恣意横行，但这并非唯成分论时代的产物。自古以来，这样卑污的丑类大有其人。这个以“打砸抢”出生的主任，逼死了一个本可以忍辱负重活下来的姑娘，她可以像那个时代千千万万受到唯成分论迫害的青年一样，吞下这段艰困的岁月，等来历史的滚滚洪流拱起那一轮新阳，重见天日。可是，她选择了死亡，她被巨大的生的恐惧逼到悬崖，“打砸抢”出生的主任，这个丑类夺走了她存活于世的最后的尊严，掐断了她赖以活下来的生命线。她别无选择，唯有死，终以死的形式完成了对丑恶时代及丑恶人性的控诉，以死捍卫荣誉、尊严、节操及人格。

这种对人性中自古就有，今亦随处可见的丑恶劣根的控诉和鞭打，将现实批判和艺术

真实完美统一，《呼声》因而具备了不朽的审美品格。而真正赋予《呼声》如此品格的，是藏在作品背后诗人的悲悯，基于此，诗人能够正直地、勇敢地、智慧地挺身而出，彰显了自我独立的德操。

以《呼声》为例，发模先生在诗歌里追索的，当是人类遵守的永恒戒律。而先生将《呼声》里的姑娘所不能忍辱的一切，在《呵喏》里，赋予了一个仡佬族女子坚韧的灵魂。

佛陀说：“在无始的轮回中，一切女人皆是我母，一切男人皆是我父。”又如孟子言：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面对人群，无论陌生或熟悉，无论亲近或疏离，人人都能做到佛陀和孟子所言，社会理想的人伦秩序便自然形成。人人心怀虔敬与感恩，则鸡鸣狗盗、邪淫苟且之事遁迹，和谐社会不建而自成。这种山河大地与我同体，人人都是亲人的思想，在发模先生的诗文中表现得尤为具体和突出。

发模先生近期的作品，结穴归心，性灵无染，看破一个心念，便折射了天宝物华，超拔苦困，回归自然。

刘勰在《文心雕龙》之《原道》里有言：“文之为德也大矣，与天地并生者，何哉？”德是万物皆有的属性，而道是万物存在的规律。先生一生致力于道的研习，让人心回到正途来，还原道的本义。若《呼声》是有着时代背景的振臂而呼，后来的作品就是以宇宙人生为背景的呼喊，在无有始末的时间和无有边际的空间里，展开对人的行为的考量，针砭浊重人心，字字婆心，慈愍悲切。

芸芸大千，喧嚷纷呈，身处其中的发模先生选择后退一步，睿智慎独地生活着。就此一步之遥，分野了不同的生命品质；在人世喧闹里游弋，先生无不慨叹，处处混沌的世态，不知时时惊心的流光；尚可争斗的名利，无法挣脱的忧悲苦恼，生老病死，最终都输给时间。

先生目光如炬，看清世事，看清内心，看清脚下的道路，看清身后的时间，于是先生吟道：“世风吹来 / 碰响古今 // 开口说话的桃红李白 / 唱着春天的故事 / 换了多少快马，时日 / 在古朴与时尚之间，一眨眼 / 便是黑发与白发的旅程 // 谁的泪 / 还在一个愁字里流淌 / 却不见与时俱进——携阳春三月而来 / 是又一批飞翔的妙龄”（《世风吹来》）。花开花谢就一个瞬息，黑发白发只一眨眼，这“朝如青丝暮成雪”的悲怆穿透古今，这“桃李明年能再发，明年闺中知有谁”的大荒找谁说去？古朴或时尚，谁见得？白发丛生季，快马加鞭也枉然，却道眼前晃动的，是又一批飞翔的妙龄了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时光一茬一茬地刈割，谁可抵抗？

先生洞见纷乱世相，瞬息人心，出真实语，落在心坎，豁达如斯，刻绘心迹之蜿蜒，

凸现了一个智者面向人世时的心量嬗变——从堪忍到容忍，最后乐忍之，将一切化为生命成熟的沃土；《该成熟了》存放着先生历练心境的全过程，短暂如斯，也恒久如斯，“该成熟了，当年播种于心的 / 那些眼神 // 那些真的、善的、美的 / 在心上开花，陪我耕耘 / 那些假的、丑的、恶的 / 在枝上结果，给我以警醒 // 那些笑声、骂声、嘘声 / 似高山流水 / 淘我洗我，载沉载浮 / 霜洗两鬓之后，方知 / 那是湿润润的风 / 喜孜孜的云 // 该成熟了，自我种下的 / 种种因果 / 甜的，不可独占 / 苦的，自个儿吞忍 / 第二天醒来，还活着 / 对镜，笑看自己 / 满脸皱纹也脉脉含情 // 过每个日子如良辰吉日 / 瞧他人白眼也花开 / 听他人谩骂如歌吟 / 该成熟了，收获自己—— / 顺其自然，悄悄 / 云淡风轻”。原来生命就像从矿石里提炼黄金，从砂砾中寻找珠宝；严寒酷暑视若春风拂面，快乐简明扼要，收获源于这善巧的法门——白眼中开出花朵，谩骂似歌吟，皱纹与白发，深厚如土壤，云淡风轻时，一生时光用尽，安若大地的心，已无悔于暇满人生的勤勉。

对于苦恼忧悲，先生一语落入千古，惊悚了失心的现代人，“自由，是自己还给自己自由 / 不是别人让你不自由 / 自由，是收心，不是放纵 / 你心不动，就没人 / 动得了你”。诗句简约，如宝珠入浊水，令水澄澈。守住本分，即可坚若磐石，稳如泰山，这于纷乱浑浊、跃动不已的人心，无疑当头棒喝，严格的自我约束，恰巧是对生命的深层解放，真正的心灵自由在心之深处，不是外在的飞动和掠夺。

发模先生以生命之光烛照黑暗，温暖浑噩的人们，堪为指引的灯塔，“与其师人者，莫如师诸物 / 与其师物者，莫如师诸心 / 诸心是何 / 烟雨斜阳外 / 青翠满苍茫”。然而，失心之人茫茫然，内心一团漆黑，自是不能见得这青翠满苍茫的。如若人人都这般天高云淡、青草夕阳，以自然之华彩滋润心灵，安于道与德，遵从属性，不悖本心，清凉世道便可了了分明、井然有序。

可是，这波涛汹涌的人间，有诉说不尽的生老病死，有渴求不尽的财色名食。自私自利，狭路相逼，恩怨不休，利益空间里的人们，无节制地折腾，枉然耗尽光阴，也无法感知心灵的真相。唯有少数能跳出来，站在高处，清醒地意识到，生死汤汤，追名逐利，乃扬汤止沸，生死疲劳。而发模先生站在岸上，扶住世界，曰：“其实，人们一生下来 / 便身穿这世界 / 脚踏这日子 / 是世界这套外衣 / 使人们定型 / 是日子这条道路 / 令人们横穿生死”。内涵的简明，外延的广阔，没有一人不被含括在这几句醒言里。

在这套选集中，如此醒世之言，比比皆是，先生觉悟深广，利益大众广泛，为着这分崩离析的人心，呕心沥血，“两句三年得，一吟双泪流”的悲慨，叹为观止。在目前中国，

没有几人可以比拟；选集内容之繁丰，层面之广阔，思想之深邃，都已经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和同辈们。

如此定义，其理有三，其一，诗句之简明，妇孺皆懂，却易懂不易为；其二，其文字从纯然的心音流淌而来，浑朴，无雕饰，乃生命原色；其三，无论劝世，警世，关注现实，关注人民，关注心灵，关注自然，皆能涵盖时空，融入时代，而又超越时代，不管是从点到面，纵横多维，深邃的人文思想，博大的悲悯情怀，广阔的生命价值，都具有不可测度的永恒性。

三

时间是超绝的，非人心可晓，非人力可以算计。人在时间上走，生死一线，物质生命无以与时间齐寿，便千古有浩叹，悲慨生命的短暂，譬如朝露。

霍金的《时间简史》有这样的描述：若时光可以倒流，我们能够看见掉下桌子、粉碎了的杯子飞回桌面，复原完好。如此，人不再受时间束缚，可以先死而后生，看得见自己从老年慢慢变回童年，乃至回到母腹的子宫里去，如此往复，可任意来去于现在未来过去之间，无比自由。然而事实上，人们还没有获得能这样在时间里行走的能力，面对时间，有限生命遏制了人类长生不老的渴求，长生的愿望在决定性的死亡面前化为乌有。

然而，是否有一个可能性，即人摆脱了物质身体的浊重，获取灵魂的轻灵，飞行到一个不生不死的世界，那里没有万有引力，也无复春夏秋冬，人在某个层面，飞行自在，无善无恶，恣意所行，皆符合至极之灵慧。

可是，世界呈现给我们的是：死是生命的寂灭形式。寂灭了的生命状态之后又有什么呢？生命皆因缘和合而聚散，却是灵魂行旅的萦纆。发模先生的诗及文，有过万千的天问，作过万千的思考，挥就万千的文辞，无古无今，刹那生灭的生命，碎为微尘的时间，沉浮着碎为微尘的人们，人在时间的包孕中，一个喷嚏，便白发丛生。

此真乃浩叹低徊，诉不尽的离合悲欢。发模先生于此，有着简约的低语：“万古归今，一笑而已；万物归己，一死而已。”寥寥十六字，道尽生命无尽的苍凉，古今之过往，无非现今的笑谈；纵使拥有天下的财富，死后也丝毫带不走。在古今和万物之间，苍茫之感顿然扑面，时间的每一个点，串缀着生死流连的芸芸众生，无一可以幸免于时间的裁决。

这人世的真相如同无际苍茫，而人类，便是这苍茫中之颗粒，茫然沉浮，生不知其所终，死不知其所往。发模先生从一个超绝的角度，获取超凡的第三只眼睛，洞见一切。那

么，一切的生命，可否有一个在“一笑”中升华的可能？可否有一个在“一死”的时候，获得摆脱时空羁绊的自在机会？先生之清醒乃智慧亮剑，如划破生死的一道惊雷闪电，震耳发聩。世间名利之客，丰功伟业之帝王将相，引车卖浆之流，有谁逃得脱这笑中的烟尘、死亡的逼夺？

发模先生视野广博，穿透古今，诲人不倦，以大气概归纳人世、人生、自然、时间。人生况味，诗意审美，真力弥满，却远远超越了人生况味与诗意审美。在诗意中，究竟的生命哲学，置放于天地自然之间，置放于广袤无垠的时间里，林林总总，无非要堪破一个原初的因子，食色之大欲，低维度的享乐，这样，以便结束这人类的虚妄之旅、徒劳之旅、无以超拔之旅，提出一个人人必须面对的课题：要以怎么样的旷达，才可以越过食色这道门槛呢？

先生火眼金睛，看见了食色的世界，一代复一代，不过尔尔，比如《热恋》：“热恋的锅里，蒸着煮着煎炒着 / 世间男女 / 都是父母身上掉下来的肉 / 食色之双筷夹起 / 你死我活 / 如醉如痴 / 山盟海誓”。这是统括性的诗句，充满无可辩驳的哲理，有爱欲之求，就无法摆脱食色的双筷。那么热恋的锅，可否不进，食色的双筷可否不拿起，生命可否在食色之外，有新的构架？

发模先生关于时间的思考超越了有限的生命，远尘离垢，奉送给人们一个清凉的精神世界。无论是古今之时间，还是食色之双筷，或者万物之得失，自成范畴。

在先生这里，批判和禅味，只是诗歌所展示的一个侧面，纵览诗文，最终目标指向“问道”，将生命的崇高还原，托出原道的孤旨。

四

虽说爱情是人类的永恒主题，但境界有高有低，格局有优有劣。关乎爱情的诗歌，发模先生假自然而吟哦，将爱情托与邈远的星空，以细密的情愫对应。星与人同体，明丽的爱情流布于广袤空际，咏物以苍茫，诗意旷远，一种超绝的爱情有如太空的寂静，笼盖八极，无处不在，相爱的人们安住其中。

笼而统之，先生以清灵之态，为人生，为诗文，为生命个体修持的过程，皆因爱别离而有了空间，这空茫的空间才具有了关于爱的万千气象。所见的物事，都为爱的万千信物，感知到的动静，皆为爱的律动：“星是遥遥闪烁在夜空的你么 / 高高凝视我远远呼唤我的

星呀/我愿把心撕碎扎成拖布拖尽浮云”。生而当下，慨叹当下，一颗心生发出来的，便是爱的万状，天上地下，高空星辰与人间拖布，大雅至俗，志意合雅，雅俗无界。

然而，若将发模先生的爱情诗只局限在爱情面貌内，显然是狭隘的。爱情是人心的一个窗口，这个窗口望出去的景致，托付在自然里。在借助爱情抒发自然，或者托自然之象诠释爱情的时候，爱情已不再是单纯的爱情，而自然，恰是带着爱情的美好重塑过的自然，这正是诗人与自然融通的独特方式之一。

因而，在发模先生的诗文里，读者会享有一个诗化审美的自然世界。在这个经由发模先生崇高生命浸润过的自然世界里，可以清晰地目睹，一个觉者与自然融通之洒脱与仁厚，一个智者与自然面前之宏阔与奔越；在虔诚的心意里，缓缓地，随着这觉悟与智慧，走入不同寻常的境地，见山见水，也就见仁见智，见到了灵魂根本。正因如此，先生诗文裨益今人与后世，那是必然；也只因为这样的审美，缘起于深厚的德行与高洁的灵魂，并不跟随所谓的诗歌潮流。他是无潮流的，因而他便是永恒的潮流；他走在至纯的朴素里，天机显处，无不粲然，因而无人能夺其瑰丽，也非沉迷于语言雕饰者所及；他融入苍茫四季，因而涵盖荣枯，富饶之象，森罗万种。

滚滚红尘，岁月无尽，便诗意无尽；在先生胸臆之间，千遍万遍也吟诵不尽的日月，念念流淌，注满这永续不绝的生命之怀，浇灌对自然之敬畏；先生生发无尽讽诵，以诗之名，传递无尽的关怀，照亮无尽困顿不明的生命；即便天荒地老，这无尽诗意也不曾衰竭。

有时，先生会在一个汉字里，洞见洪荒的远古及远古的村落、民众与山水。这样的時候，先生的诗文贯通古今，横跨空际，气势恢弘，无出其右；先生或于一阵清风中，相握生命的畅适，心意满乾坤。

就先生而言，其生也有涯，但这礼赞自然的诚恳却无涯。这诚恳的性德，将依托在诗文间，向后来者逶迤而去，他们将安居于先生宏大的自然咏叹中，接受熏陶与洗礼，平复狂乱与躁动，礼敬自然，高贵生活。他们将在先生的著作里，吮吸其不息的力量，以其不懈的追求为典范，调集一切潜在大义，日积月累，一如先生浩然之气存于内，不疲不厌，将人生的漩涡视如平地，无有忧惧。走在安乐通途之上，将烦恼的丛生的荆棘，远远地抛却，心源疾患，不治自愈，这便可算先生的无量功德。先生为后世留下一剂恒在的良药，施人以安宁平和，这是真心写就的诗篇所具有的卓越，非吟风弄月者可比。

还因为，发模先生在兹念兹的自然，是见性的自然，明心明智明德的自然。有人说：“拜自然为师，你就是大师；拜大师为师，便成了小师；拜小师为师，你便什么都不是了。”

发模先生能于一芽草一抹光一束黑夜里，感知自然，与自然低诉，将心灵交予自然。“鸟啼”总是在先生的诗文里闪烁，缘起于空茫沧海，莽莽苍山。这一意象，如自然界的电波，发往先生的心界，无痕无味无色无相，但是存在。先生联通自然，如虹架虚空，并不束缚虚空，一任自在；诗意自然界，多有各种类似鸟啼的声音，这些声音清灵空寂，脱离了世俗的羁绊，通过两个向度与先生心魂对接，一为从外向内的，引起诗思的飞驰；一为从内向外的，心绪寻觅而去的遭际。

顺手翻开十卷浩瀚诗文，大家的生命现场竟如此宏丰。仅就这自然的盎然生机与生命追求，令人叹为观止：“那门那窗，也许是你的创伤 / 能向世界打开，哪怕是痛 / 也旭日一样鲜红”。这一旭日，存于人心的内宇宙里，先生写就的疼痛，是壮美的疼痛，是勇者正气之所指。

有时候，先生从沉寂的内心，掏出来一个赫然的命题，以诗之思，升华为哲学，直至宗教，将二元对立化为乌有，寥寥数笔，便陷落在欲语已忘言中，言语之多余，与言语之必须，都在先生的诗歌中栽培出来：“栖息于‘无’中，又追寻于‘有’里 / 是宇宙的精灵，又是愚蠢的动物 / 我们人啊 // 能明察秋毫，胸怀太空 / 乃至一念万里 / 又是瞎子摸像，一头雾水 / 还各执一词 / 这便是我们，人吗”。

人，是否以沉默的形式来丰满生命，以无我的形式找到真理，以寂定的形式打开智慧。这样的命题，无以数计的前人不惜生命代价求索过。有与无，并非二至，是一，因而，各执一词的盲目是自以为是的小聪明，绝非圆融旷达的大智慧。先生道出这不言自明的疑问，人啦，你还有什么迷惘的呢？

五

“清澄见滟，中有方舟。”此语出自《多宝塔碑》，说的是怀忍禅师中夜所见。这里化用，以阐释发模先生的诗文之境。若将清澄见滟之水比作灵魂，那方舟即泅渡自我的筏喻。发模先生所作诗文，或激情澎湃，或澹泊身心，或谆谆劝世，都用以编织了这筏喻。方舟成而法度立，以文为渡，文行而波光起，文止而心静远。波光起处，涤荡人心，教化可达，幽绵无尽；心静远处，万物清晰，纹理井然，悦纳所有。先生举性德智海万顷碧波，为德业大事，舞墨弄砚，非意志弥坚者，难达此境。

发模先生丝语切切，滚落纸页，文洁心清，莹莹然几案流光，胸中气象，了然见得，

融贯天地，大道感通，秋毫明察，决断明朗，诗心照见的茫茫大千，无不包揽其内，文成德显，长者的炽热诚实，默议于心，却又昭然于世。

“你凶，你能杀死空气 / 你能，你能斗过虚空 / 阳光下，你能甩掉身后影子 / 黑暗中，你能拒绝一盏明灯 / 既然如此，且少些欲望 / 走入良知”。

能问的我，和能听受的你，都在心中，角色自扮，若分实合。先生简言达旨，焕发生命光彩，照亮世间，携良知，回归心之寓所。活着，这有限的生命与无限的时空，是一体；虚空中生而有的人，黑暗中明亮着的灯，阳光下随行的影子，也是一体。那么，偏执于自我，其实就荒废了自我，此正反各异，有无割据，欲望与灵魂之分裂，搅乱人心时，这良知就已走失。因而走入良知，人所共需。先生于及时处，铤而直言，示生命以安乐。

“乐其所乐 / 乐其所不乐 / 则恨海可渡，情波可平 / 一颗心回到本真 / 真正活过，方知 / 风的凉爽，太阳暖和”。

乐其所乐，属自然之乐；乐其所不乐，则为自性之乐。自然之乐，顺遂人的自然属性；自性之乐，则开启人的大光明藏，活于智慧，锻造生命辉煌。快乐之中，生命创造即命运创造，也即世界创造。赋予创造力的人生，天清月朗，星耀长空。

说灵魂玄妙，其实更寻常。发模先生观人自身之渺小，感宇宙之苍茫，仰望星空，慨叹人类，这轻如尘埃的生命，这尘中之尘，在无量际的虚空，无量数的时间里，还自诩些什么呢？谦逊下来，再谦逊下来吧！这宇宙的微小附着物，以自身的灵性，融入万有自在的轻灵。

“日月星辰后面，是否还有 / 看不见的日月星辰 / 风雨雷电之外，也许还有 / 更美的阳光雨露滋润 // 摸摸我们的灵魂，有谁人不想 / 飞向天空 / 亲亲心灵的天空，有谁的宇宙 / 拒绝日月星辰 // 天地是人来去的两个方向 / 一脚走，一用心飞 / 人，一生一世的行程 / 从现实到梦想 / 谁能破壳”。

这是先生的一首题为《天问》的诗。时空破壳，之后仍然是时空，时空无穷，灵魂的追问无穷。用脚走的实际，用心飞的虚空，是两个标识。脚踏实地与高远心性，便是这人生的两极。若此在的忙碌遮蔽了彼在的逍遥，生死两茫茫的汪洋，如何渡得？在先生的这里，脚和心，如划动的橹，或惊涛骇浪，或水平如镜。这划动的橹，这脚和心上栖居着的灵魂，栩栩然鲜活在一个比喻里，自然一如呼吸，载动警言，犀利事相。读到这样的诗句，让人觉得，心中块垒正被击中，那感受却又道不出来，全然在诗句里可以透见。不是吗？就“摸摸我们的灵魂”看看，这心里不可抗拒的日月星辰运行的结果，是否带来了光辉的一生？

发模先生写诗，也写散文。

作为诗人，先生始终关怀的，是合乎自然之道，和生命之道的“天人合一”的至境。他的诗歌植根于东方文明之沃土，圆顿于宇宙真理，绝非源自西方的逻辑推理和哲学。先生的立意，皆以生命取向为旨归，即符合天地自然之道的生命取向，是心灵与自然的圆融，非大脑知见的局限。先生主张回归自然，回归为人的本分，遏制贪欲，观照现实，观照人的生命质量。温暖灵魂，行于教化，不忘文以明道，文以载道，文以醒世，文以觉悟，文以修持的作文根本。

在先生的诗歌中，可以领略到儒家的入世精神，道家的逍遥自在，以及佛家缘起性空的真谛。

先生散文的行文，以至简至易的语言，道出至深至广的道理。在时间的流动中，某一个黎明或黄昏，先生会应一个词语的邀请，进入一道真理之门，“若夫应感之会，通塞之纪，来不可遏，去不可止，藏若景灭，行犹响起。”（陆机《文赋》）在文思袭来之际，先生之心清寂净妙，做一番立德立言的耕耘，一生的使命也便只为这德业而来，时光如箭，惊心动魄，先生的案头写坏的笔一如伐倒的森林，而道德文章却覆盖满目苍翠的山岭，葱茏葳蕤。

先生的语言于简约之间，暗藏玄妙，密讖遍布，天机深厚，颐养文气。这等自然，一派绚烂，天真尽显，不禁使人想起《论语》中子夏与孔子的对话，子夏问曰：“‘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，素以为绚兮？’何谓也？”子曰：“绘事后素。”

朴素乃天然无敌。朴素之人能融入天地气象，披日月华光，与胸臆融贯，指向之处，如鹏运沧溟，云罗遁迹。先生乃朴素之人，故能感天动地，生发一望茫茫之浩叹，探索生命生之奥藏，从不懈怠，卑以自牧，修身求道，心明如焰火，炼破黑暗。

若形容词是言语中的颜料，那么，发模先生倒是白描方家，很少作色：“一根命运之绳拴着生死二字，人一生是在玩跳绳的游戏。”“对于平躺着的路和站起的路，你选择哪一条路？面对上帝的笑声和平民的眼泪，你歌颂什么？”这样简明的语言，如一滴海水折射了大海信息，生命的全部含义，便蕴涵在这简明的短制里面。

发模先生的散文创作，已越过生命行走，文学经验的传达，已经超越了文学的范畴。这个共和国的同龄人，在经历了“三年大饥谨”、“大跃进”、“农业学大寨”、“大炼钢铁”

的无数艰辛岁月后，不管是和着泪吞下的日子，还是和着血吐出的苦难，还能屏心静气，于宇宙之大怀，无有怨怼。

年逾花甲，发模先生笔如茂林，纸如大地，千山万水的呼唤，他要替这个时代找寻，找回为人的根本，找回世间的根本；他要敲响醒世的大吕洪钟，将此生全部的精髓捧出，与日月星辰来一次光光互摄的丰富；与这人世作一回心灵幽微的照彻；与山河大地来一场耕耘跋涉的融合。

面朝文字，背靠长空。发模先生以哑寂之态，默想之思，拦截一切灵魂的盗贼，转识成智；以精微的巧智，拨开人性的黑洞，掏出微稀之光，如是往复，累积至不可说处。这文思的密度，便是生命的密度，在密度与密度之间，一瞬小小的时光，便广含了亘古、当下与未来，生命的去向，也就有了交代。

2014年6月16日 于碧阳湖畔

颜若水：原名陈菊，女，1966年10月22日生于贵州纳雍。作品有：文学理论评论专著《若水笔谈》等，曾获首届贵州专业文艺奖和首届贵州尹珍诗歌奖。

序二 拜自然为师与灵魂握手

——访著名诗人李发模

陈 菊

继我国著名诗人李发模 2012 年 10 月底到达贵州毕节试验区之后，在 11 月滚动的寒流中，记者专程来到遵义市香港路李发模先生的家中再度采访了先生。先生和蔼可亲，平易近人的待人风格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。

作诗就是坐禅

记者：读您的《写意十八罗汉及其他》，里面充满玄思的跳跃和禅味，请先生谈谈诗歌与佛学的关系。

李发模：其实，作诗就是坐禅，是我理解的生活禅。你看中国古老的文字里就蕴藏着这玄思，有一百颗心就是个“怕”字，有一千颗心就是个“忤”字，心简单了，就是个“禅”字。禅是什么？禅就是放下，放下了就没有了，没有了就拥有了，拥有了人生，拥有了自然社会和时空，各种元素都可以进入了。自然创造了人，而人在生育人的过程中，各种元素是本具的，但在成长的过程中却弄丢了，而，作诗就是坐禅，是寻找自己，回归自己的一种方式，寻找，也就是在回家的路上了。

家，其实也就是中国的宗教。中国农村有大山大河大地就有了山神，河神，树神，土神，灶神，祖宗，香火……这样一来，儿孙都敬畏神，一棵树不动他，就环保了，一块土不动他就水土保持了。

任何宗教到了中国都发动不了战争，因为不吸收儒和道，他就站不住脚，中国是个悟性感性的国家，讲究的是道器不分裂。道是精神，器是物质，道器合一，从政者就能还利于民，以民为本。